125.6
Sa188s
T
2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大名崔東壁先生著

# 尚書辨僞

道光四年正月大興東陽縣署中刻

古文尚書辨僞目錄

卷一

古文尚書眞僞源流通考

卷二

集前人論尚書眞僞

李巨來書古文尚書寃詞後補說

堯典分出舜典考辨

附弟邁讀僞古文尚書黏簽標記

57325 57324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古文尚書辨僞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古文尚書眞僞源流通考

唐宋以來世所傳尚書凡五十八篇其自堯典以下至於秦誓三十三篇世以爲今文尚書自大禹謨以下至於冏命二十五篇世以爲古文尚書余年十三初讀尚書亦但沿舊說不覺其有異也讀之數年始覺禹謨湯誥等篇文義平淺殊與三十三篇不類然猶未敢遽疑之也又數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漸覺其義理亦多刺謬又數年復漸覺其事實亦多與他
經傳不符於是始大駭怪均爲帝王遺書何獨懸殊若此
乃取史漢諸書覆考而細核之然後恍然大悟知舊說之
非是所謂古文尚書者非孔壁之古文尚書乃齊梁以來
江左之僞尚書所謂今文尚書者乃孔壁之古文尚書也
今文尚書者伏生壁中所藏凡二十八篇後或分爲
書故謂之今文與今毖典以下三十三篇篇目雖同而字
句多異古文尚書者孔氏壁中所藏皆科斗字故謂之古



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得多十六篇其二十八篇卽今毖
典以下三十三篇原止分爲三十一篇馬融鄭康成之所
註者是也其十六篇殘缺不全絶無師說謂之古文尚書
逸篇西漢之時今文先立於學官迨東漢時古文乃立自
是學者皆誦古文而今文漸微永嘉之亂今文遂亡古文
孤行於世僞尚書者出於齊梁之間而盛於隋世凡增二
十五篇又於三十一篇中別出舜典益稷兩篇其五十八
篇有傳及序僞稱漢孔安國所作唐孔穎達作正義遂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馬鄭相傳之眞古文尚書而用僞書僞傳取士由是學者
童而習之不復考其源流首尾遂悞以此爲卽古文尚書
而孔壁古文之三十一篇反指爲伏生之今文遂致帝王
之事跡爲邪說所淆誣而不能自者千有餘年余深悼之
故於考信錄中逐事詳爲之辨以期不沒聖人之眞然恐
學者狃於舊說不能考其源流察其眞僞循其名而不知
核其實也故復溯流窮源爲六證六駁因究作僞之由并
述異眞之故歷歷列之如左庶僞者無所匿其情云爾

一孔安國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史記漢書之文甚明但於
二十九篇之外復得多十六篇並無得此二十五篇之
事

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
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史記儒林列傳漢書文同不復舉）
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
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
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

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漢書藝文志

按二十九篇者堯典今舜典愼徽五典以下在內　皐陶謨今益稷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合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在內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并序爲二十九篇與今文篇數同史記所謂以今文讀之者是也其十六篇舜典汨作九共後或分爲九篇故正義謂之二十四篇　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史記所謂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者是也而今所傳二十五篇則有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十有六篇而無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五篇惟舜典等十有一篇與漢儒所傳篇目同而舜典益稷又皆自堯典皐陶謨分出非別有一篇篇目既殊篇數亦異其非孔壁之書明甚使孔壁

果得多此二十五篇班固何以稱爲十六篇司馬遷何以亦云十餘篇乎蓋擿僞書者聞有五十八篇之目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蓋分盤庚爲三篇九共爲九篇別出康王之誥而增河內女子之僞泰誓三篇也不知其詳故擿此二十五篇而別出舜典益稷二篇以當其數惜乎學者之不察也

一自東漢以後傳古文尚書者杜林賈逵馬融鄭康成諸儒歷歷可指皆止二十九篇並無今書二十五篇

杜林茂陵人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寶愛之每遭困阨握



抱嘆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邪建武初東歸徵拜侍御史至京師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皆推服焉濟南徐生復得之邪是道不爲此道將絕也何意東海衛宏濟南徐生復得之邪是道不後皆更從林學林以所得尚書示宏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隨於地矣後漢紀光武帝第八卷

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後漢書儒林傳

尚書十一卷馬融注　尚書九卷鄭元注　尚書十一卷王肅注○後漢

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隋書經籍志

按王莽之末赤眉焚掠典籍淪亡略盡是以杜林死守此書以傳於後其二十九篇者卽史記所謂以今文讀之本紀世家之所引者是也馬鄭皆傳杜林之書而止二十九篇然則非但仲虺之誥等十有六篇爲古文所無卽大禹謨等九篇亦非杜林賈逵所傳之古文矣如果二十五篇出於孔壁經傳歷歷俱全何以杜林漆書無之賈馬鄭諸儒皆不爲之傳注乎然則二十五篇決非安國壁中之書明矣

一僞書所增二十五篇較之馬鄭舊傳三十一篇文體迥異顯爲後人所撰

大禹謨與皐陶謨不類篇末誓詞亦與甘誓不類

五子之歌允征摭拾經傳爲多其所自撰則皆淺陋不成文理

泰誓三篇誓也與湯誓牧誓費誓皆不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仲虺之誥湯誥武成周官皆誥也與盤庚大誥多士多方皆不類

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旅獒皆訓也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無逸立政皆不類

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九篇皆命也與顧命文侯之命皆不類

按皐陶謨高古謹嚴大禹謨則平衍淺弱湯牧二誓和平簡切泰誓三篇則繁冗憤激而章法亦雜亂盤庚諸誥詰詰曲聱牙之中具有委婉懇摯之意仲虺三誥則皆淺易平直惟武成多摘取傳記之文較爲近古然亦雜亂無章訓在商者簡勁切實在周者則周詳篤摯迴然兩體也而各極其妙伊訓太甲諸篇在彤日戡黎前數百餘年乃反冗泛平弱固已異矣而周書之旅獒乃與伊訓等篇如出一手何也至於命詞九篇淺陋尤甚較之文侯之命猶且遠出其下況顧命乎且三十一篇中命止二篇而二十五篇命乃居其九豈非因命詞中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多事跡可敘易於完局故爾多爲之乎試取此二十五篇與三十一篇分而讀之合而較之則黑白判然無待辨者無如世之學者自童子時卽連屬而讀之長遂不復分別且多不知其孰爲馬鄭所傳孰爲晉以後始出者玩欲其較量高下分別眞僞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其亦可歎也夫

一二十九篇之文史記所引甚多並無今書二十五篇一語

五帝本紀堯典之文舜典愼徽五典以下在內全載

夏本紀禹貢皐陶謨益稷在內甘誓之文全載僞書之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三篇無載其一語者

殷本紀宋世家湯誓洪範今在周書中 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文全載微子載其半盤庚略載大意僞商書凡十篇無載其一語者湯誥頗載有數十言乃今僞書所無

周本紀魯世家牧誓金縢之文全載無逸呂刑費誓皆載其半多士顧命康王之誥在內略載大意燕世家之君奭衛世家之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誥酒誥梓材泰本紀之泰誓皆略載大意僞周書十二篇無載其一語者

按眞古文尚書二十八篇史記全載其文者十篇載其半者四篇略載其大意者八篇其未載者周書六篇而已葢此十四篇者誥體爲多文詞繁冗而罕涉於時事故或摘其略而載之或竟不載從省文也然所載者亦不可謂少矣僞書二十五篇乃無一篇載者何也皐陶謨載矣大禹謨何以反不載甘誓湯誓牧誓皆載矣泰誓何以獨不載呂刑哀世之法猶載之周官開國之制而反不載至於武成乃紀武王伐商之事尤不容以不載然則司馬氏之未嘗見此書也明矣夫遷既知有古文而從安國問故矣何以不盡取而觀之安國既出二十八篇以示遷矣卽何吝此二十五篇而秘不以示也然則此二十五篇之書不出於安國顯然易見惜乎後儒之不思也

一十六篇之文漢書律歷志嘗引之與今書二十五篇不

同

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　漢書律歷志

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甲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並同上

尚書逸篇二卷。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隋書經籍志

按漢志所引伊訓武成之文皆與今書伊訓武成不同則今之伊訓武成非孔安國壁中之書明矣伊訓武成既非孔壁古文則大禹謨等七篇亦必非孔壁古文矣況仲虺之誥等十有六篇乃孔壁之所本無者乎蓋所得多之十六篇文多殘缺難解故漢志雖間有徵引而學者皆罕所誦習馬融所謂逸十六篇絶無師說者也既無師說則日益以湮沒是以迨隋僅存二卷至唐以

僞書取士人益不復觀覽遂并此二卷而亡之耳由是言之尚書逸篇卽馬融之逸十六篇劉歆班固所引伊訓武成之文此乃孔壁之眞古文而二十五篇爲後人所僞撰不待言矣

一自東漢逮於吳晉數百餘年注書之儒未有一人見此二十五篇者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註 書尚書逸篇也 趙岐 孟子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註 此二篇皆 同上

尚書逸篇之文也 同上

書曰洚水警余 註 尚書逸篇 同上

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註 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肜傳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 鄭康成學記註

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註 君陳益周公之子

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 鄭康成坊記註

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 註 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 韋昭國語註

愼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 鄭康成緇衣註

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 註 夏書逸書 杜預春秋左傳集解

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 註 逸書 杜預

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註 逸



書同上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註 周書逸書 同上

右十則皆見於今僞書而趙鄭韋杜諸儒皆註以爲逸書或云今亡然則自漢逮晉無一人之見此書也無一人見此書則此書不出於安國明矣此四書中所引尚書之文尚多不可悉載姑舉數則以見其凡○孔氏正義云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不見孔傳劉歆作三統歷引泰誓武成並不與孔同賈逵奏尚書疏與孔

亦異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註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作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元亦不見之故伸毋之誥太甲說命等篇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等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余按自孔安國以後學之博者西漢無過向歆東漢無過趙班賈馬服鄭吳晉無過韋杜之數人者皆不見天下豈復有見此書者藉令安國果有此書一人偶未之見遺之可也必無四百年中博學多聞之士竟無一人見之之理然則當時原無此書而此書爲後人所僞撰不待言矣

據此六端觀之此二十五篇者乃後人所僞撰非孔壁中之書不待明者而知之矣然自隋唐以來學者皆信之而不疑何也蓋緣傳僞書者恐人之不之信巧爲之詞曲爲之解學者不復考其源委遽信以爲實然故也其說大抵有五其一謂馬鄭所傳乃今文非古文故與伏生之篇數

同而無二十五篇由是學者遂眞以三十一篇爲今文而不復疑此書晚出之非眞矣其二謂今文乃伏生之女所口授因齊音難曉而晁錯以意屬讀之者故多艱澁難解不若二十五篇平易由是學者遂眞以三十一篇爲口授而不復疑此書文體之不類矣其三因漢書有張霸僞作百兩篇一事遂誣漢志所載安國多得篇目乃霸僞書之文由是學者遂不復目所引伊訓武成篇文乃霸僞書之文由是學者遂不復疑東晉以後出者非眞而反謂西漢之時得者爲僞矣其四因漢書有武帝末未列學官一語遂誣終漢之世不列學官以故不行於世儒者皆不之見由是學者遂不復疑此書爲晉以後之書而反謂司馬趙鄭韋杜諸儒爲未嘗學問矣至其尤誣妄者正義引晉書云皇甫謐於姑子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又引晉書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宏季卽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又爲豫章內史

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由是學者遂以此二十五篇爲眞有所傳而不復疑其爲後人之僞撰矣而豈知其莫非子虛烏有之事也哉嗟夫兩漢晉隋之書昭然在耳目間非天下之秘書世所不經見也何爲皆若不見不聞然者而惟僞說之是信乎故今復采漢晉諸書之文足證其僞妄者列之左方學者一一核之可矣

一古文今文分於文字之同異不分於篇第之多寡馬鄭所傳雖止二十九篇與今文同而文字則與今文異兩



漢之書所載甚明

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爲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

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漢書藝文志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　後漢書儒林傳

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於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洽魯韓詩與毛氏異同　後漢書賈逵傳

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　隋書經籍志

按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皆今文也劉向以古文較之而有異文脫簡賈逵又撰三家與古文尚書同異則劉賈所見者眞古文也若仍是今文則與三家有同而無異何有異文脫簡又何撰同異之有哉是以尹敏傳云初習歐陽尚書即今文後受古文東漢所謂古文之非今文明矣況永嘉之亂今文已亡安得復有存者後世學者不知古文今文之分乃以篇數多者爲古文少者爲今文謬矣。孔氏正義稱劉文遂以今書三十三篇爲今文

向作別錄不見孔傳後世耳食者遂以爲劉向未見古文夫劉向以古文尚書較今文若不見古文以何校之然則劉向但見眞古文未見僞古文耳且云中古文則安國之古文尚書已上於朝矣安有藏於家之事然則馬鄭相傳之尚書決爲古文而非今文明矣

一無論馬鄭所傳之爲古文而非今文也卽伏生之今文亦其壁中所藏之書并無其女口授之事不得與二十五篇文體互異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漢書無此八字而有張生爲博士五字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事史記儒林列傳漢書略同但文異者十餘增者一刪者十餘耳故不重錄

按此文則伏生之今文乃壁中所藏書故劉歆移博士書亦云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則是二十九篇之策現存錯何難自以目覽之而必待夫女子之口授乎且云伏生能治尚書而不云能誦尚書則是所以欲召之者謂伏生能通達其義非徒誦其文也錯所受者尚書之義烏用以意屬讀若徒誦其文則伏生之門人若張生歐陽生等衆矣何人不可以授又不必其女而後能授也由是言之伏生並無口授之事此二十五篇之所以淺近易知而與馬鄭相傳之尚書大不類者正以其作於魏晉之後原非二帝三王之言故爾無他故也蓋作僞書者自知其文不類而恐人之譏已故僞造此說以彌縫之乃後之學者沿訛踵謬皆信之而不疑豈史記漢書唐以後之人皆不復觀乎眞天下之怪事也已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

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更從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

後漢書儒林傳

按此文言作訓旨而不言作序言作毛詩序而不言作尚書序則世所傳宏序非宏所自作也孔安國之作書傳與序班固不知則巧爲之說曰書未行於世也今蔚宗乃宋元嘉時人梅賾果於東晉奏上其書宏序行於世矣蔚宗何以亦不之知且云宏受古文尚書由是古文大興然則宏果有序班固見之熟矣何以爲儒林傳乃絶不載伏生口授之事而仍錄史記之文乎蓋由作僞書者自知其文不類而恐人之譏已是以造爲此說托之孔衛以彌縫之乃後之學者沿訛踵謬皆信之而不疑豈史記前後漢書唐以後之人皆不復觀乎眞天下之怪事也已

一張霸之僞書乃百二篇并非二十四篇班固漢書業已

斥之必無反以僞書爲古文之理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漢書儒林列傳

按漢書此文稱霸書文義淺陋又云以中書校之非是是班氏明明以張霸之書爲僞矣烏有作儒林傳則痛詆其僞作藝文志又深信其眞作律歷志反引其書爲證者哉班氏所引伊訓武成之文非霸僞書而爲孔壁之眞古文明矣漢書所引者爲眞則梁陳所出者爲僞可知也況霸所撰乃百二篇非二十四篇乃分析二十九篇爲之亦非別有二十四篇也今頴達但欲表章僞書遂公然以安國以來相傳之逸十六篇卽二十四篇爲僞復公然以百二篇爲二十四篇亦妄之至矣且十六篇之語不始於固史記儒林傳言之矣司馬遷漢武帝時

人張霸成帝時人遷作史記何由預知後世之有張霸僞書并其篇第之多寡乎蓋凡顓達之說顚倒矛盾類皆如此學者少留意焉則其謬不攻自破矣

一孔安國古文當時已傳於世王莽及章帝時又已立於學官兩漢之書所載甚明並未散軼不容諸儒皆不之見

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及傳左氏常授號徐敖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漢書儒林列傳）

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達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干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美慕焉（後漢書賈逵傳）

按此文則古文尚書當孔安國時已傳於人而行於世

至王莽時而立於學官至東漢章帝時而再立於學官
且爲帝所崇重習古文者皆授官而爲世所欣慕矣安
得諸儒皆不之見至梁陳時而突出乎蓋漢志所謂未
列於學官者謂未置博士及弟子耳非謂其書不行於
世但藏於家也謂武帝時未列於學官耳亦非終已不
列於學官也且毛詩左氏穀梁春秋當武帝時皆未列
於學官皆至王莽時而始立至章帝時而再立何以皆
行於世馬鄭服杜皆得見之而箋註之獨古文尚書遂
以不列學官之故致無一人之見之乎甚矣不學而耳
食者多也

一正義稱鄭沖傳古文尚書皇甫謐採之作世紀至梅賾
奏上其書於朝考之晉書並無此事

本紀無文

儒林傳中不載此事蘇愉梁柳臧曹梅賾亦皆無傳

鄭沖傳中但有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之語并無所
講乃孔氏五十八篇之文

皇甫謐傳中但有梁柳爲太守謐不爲加禮一事並無柳傳古文尚書及謐得之之文

按梅賾果嘗奏上此書本紀即不之載儒林傳中豈得並無一言及之乃非惟無其事亦并無蘇愉等三人之名然則三人亦皆子虛烏有者也且凡紀事之體必書年月而尚書正義隋書記此事皆不言爲某帝之時某年之事蓋緣當時本無此事係之以時則人覆檢而知其誣故傳僞書者爲此含混之詞使人無從辨其眞僞

孔氏道聽塗說遂從而錄之耳且夫五十八篇之書魏以前未行於世也當魏王講尚書之時沖所執者果係孔氏之五十八篇傳豈得不大書特書而乃但云尚書既但云尚書則即馬鄭之二十九篇可知矣柳爲太守謐不加禮琐事耳然猶載之傳中若謐果從柳得古文尚書而作帝王世紀此乃經術之顯晦著作之本原何得反略之而不記乎嗟夫史記兩漢之書人所共讀者也乃明明與今文相校之古文而謂之今文明明別有

百二篇而謂之卽二十四篇明明壁藏其書者而謂之口授明明立學官置弟子而謂之私藏於家彼其於其讀之史漢尚不難以黑爲白況人不多讀之晉書亦何難以無爲有乎

一非但梅賾未嘗奏上此書也卽鄭冲亦未嘗見此書孔安國亦不知有此書考之論語集解可見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註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友於兄弟善於兄弟施



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論語集解

按集解乃鄭冲與何晏同纂輯者所引包說以孝乎惟孝爲句以施於有政爲一家之政今僞書此文無孝乎二字而施於有政作克施有政乃指治民之政而言與包所說迥異若冲果見此書豈容復采包說今何鄭既以包訓爲是則其未嘗見此書明矣

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註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　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論語集解

按今僞書此文乃湯滅夏之後告諸侯百姓者安國果見此文不當謂之伐桀告天且今僞書湯誥現有此文安國何不注云今尚書湯誥有之乃反引墨子以爲證乎安國既引墨子爲證則是安國所見之古文尚書並無此文也明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註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論語集解

按此註是以此言爲泛論周之事以周親指周之公族以仁人指商之賢臣也今僞書此文乃武王誓師之詞不惟管蔡未叛微箕亦尚未來安國果見此篇何容復作此解且僞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反以周親屬商以仁人屬周與安國論語之注正相悖然則僞書僞傳之不出於安國明矣。孔氏正義云此文與彼正同而孔註與此異者蓋孔意以彼爲伐紂誓衆之詞此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也夫聖人之言一也豈得忽以爲彼忽以爲此安

國寧有此一口兩舌之事乎此理顯然易見而顚達猶欲曲全僞傳之說抑亦異矣嗟夫安國西漢名儒乃爲妄人所誣如是爲顚達者不能爲乃祖辨其誣顧反附會焯炫而表章之以致後儒摘斯傳之紕繆動輒歸咎安國使安國蒙不白之冤於千載之上誰之過與此余之所爲長太息者也

曰五十八篇經傳非孔安國所傳梅賾所奏上果何人所撰至何時始行於世邪曰江左士大夫於經學皆不留意



罕有言及此者此不可詳考矣但據其時所著之書觀之王坦之東晉人也范蔚宗宋元嘉時人也藉令東晉之初此書果已奏上行世坦之蔚宗必無不見之者而坦之著廢莊論引人心道心二語不言其爲虞書詳見唐虞考信錄中是坦之未見此書也蔚宗著後漢書儒林傳但云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若不知別有二十五篇者是蔚宗亦未見此書也直至梁劉勰作文心雕龍始引此二十五篇之文然則是元嘉以前此書初未

嘗行於世至齊梁之際始出於江左也然但行於江左已耳中原猶未有此書故隋書經藉志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然則是隋滅陳以後此書乃漸傳於北方劉焯劉炫之輩以爲奇貨而註釋之然後此書大行而鄭註漸廢也至其撰書之人則梅鷟李巨來皆以爲皇甫謐所作以余觀之不然西晉之時今文古文並存於世安能指古文爲今文而別撰一古文尚書以欺當世況謐果著此書必已行世何以蔀宗猶不之知又何以江左盛行而中原反無之然則此書乃南渡以後晉宋之間宗王肅者之所僞撰以駁鄭義而伸肅說者耳何以言之左傳亂其紀綱舊說以爲夏桀之時而肅以爲太康之世無逸其在祖甲馬鄭以爲武丁之子而肅以爲太甲之事今僞經以亂其紀綱入五子之歌僞傳以祖甲爲太甲明明祖述肅說暗攻先儒其爲宗肅學者之所僞撰毫無疑義蓋漢末說經者皆宗康成逮王肅起恃其門閥始好與鄭爲難其說不無一二之勝於鄭

而荒唐悖謬者實多但蕭父爲魏三公女爲晉太后以故其徒遂盛其說大行天下之說經者分爲二派一宗鄭學一宗王學宗鄭者黜王宗王者駁鄭適值永嘉之亂今文失傳江左學者目不之見耳不之聞又其時俊桀之材非務清談卽殫心於詩賦筆札經術之士絶少但見馬鄭所傳與今文篇數同遂誤以爲今文由是宗蕭學者得以僞撰此書以攻鄭氏書旣撰於晉宋之間故至齊梁之際始行於當世也孔氏但見僞書僞傳之說多與蕭同不知其由遂疑蕭私見孔傳而秘之夫蕭專攻鄭氏如果此書在前蕭嘗見之其攻鄭氏之失必引此書爲證云尚書某篇云云某傳云云世人誰敢謂其說之不然何爲但若出之於已然者然則是僞書之采於蕭說非蕭說之本於僞書明矣卽正義所稱皇甫謐從梁柳得此書故作帝王世紀多載其語者亦作僞書者之采於世紀正如鶡冠子采賈誼之鵩鳥賦而人反謂誼賦之采於鶡冠子耳但南北朝中無窮經博古之人察知其僞遂使其書得行然馬鄭之

本書尚在後之人猶可考而知之至唐太宗時孔穎達奉詔作五經正義既不能辨其眞僞又誤以其傳眞爲其祖安國所著遂廢鄭註而用之自是鄭氏古本遂亡士人之應明經試者莫不遵功令讀僞傳二十五篇之文遂與三十三篇之經並重習而不察以爲固然竟不知史漢以來漢晉諸儒所述並無此文而出於後人之僞撰者矣

然不但今尚書二十五篇爲宗王肅者之所僞撰也卽今所傳家語亦肅之徒之所僞撰漢書藝文志云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註云非今所有家語是今家語乃後人所僞撰非漢所傳孔氏之家語也今家語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於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欵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人又云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頗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然則今之家語乃肅之徒所撰以助肅而攻康成者是以其文多與肅同而與

鄭說互異此序雖稱肅撰亦未必果肅所自爲疑亦其
徒所作而託名於肅者由是言之僞撰古書乃肅黨之
長技今僞古文尚書亦多與肅說同而與鄭氏異者非
肅黨爲之而誰爲之乎
亦不但尚書有僞孔氏古文經傳也卽孝經亦有僞孔氏
古文經傳孝經正義云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
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王邵以示河間劉
炫則是後世所謂古文孝經者出於隋世非漢儒所傳
孔壁之古文孝經也又云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正
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
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
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輒
穿鑿更改又僞作閨門一章以應二十二之數非但經
文不眞抑亦傳文淺僞由是明皇自注孝經頒於天下
以十八章爲定則是南北分王之時經術荒廢好事者
造爲僞書以惑當世乃其常事也但彼二十二章者幸

而有司馬正駁其謬戾以故不行於世而此二十五篇者不幸而遇孔穎達謬相推奉黜眞書而用僞者以取士遂致唐人奉爲不刊之書耳惜乎後世之儒之不能以三隅反也

曰二十五篇之文果出後人所撰何其似聖人之言也曰烏得似後世學者不之察耳三十三篇中無一道學陳腐之語然其所載行政用人之略及訓誥中所與其君及羣臣百姓言者無一非修身經國之要務不言道而道莫大焉不言學而學莫純焉其二十五篇則不然自其所采經傳舊文而外大率皆道學語然按之乃陳腐膚淺亦有雜入於異端者其義不逮一也三十三篇之中事多於言事亦皆與經傳相應無可議者二十五篇則言多而事少其事皆雜采於諸子及漢儒之注說考之於經既不合揆之以理亦多謬其事不經二也三十三篇四代之書迥然四代之文古今升降一望了然典謨誓誥各有其體不相混也二十五篇則自大禹謨至

冏命其文如出一手謨訓命誥約略相似更無分別其文不類三也昔宋阮逸偽造元經稱隋王通所撰而河汾王氏書目無之唐藝文志亦無之且避唐景帝神堯之祖諱稱石虎爲季龍又避唐神堯諱稱戴淵爲若思以故直齋陳氏得知其偽謂逸心勞日拙自不能掩今此二十五篇史記無之班范兩漢之書無之賈逵馬融鄭康成之所傳亦無之趙岐杜預韋昭諸儒皆不之見而其中雜以異端之言小說之事魏晉排偶組練之文與三十三篇之書高下懸絶較之阮逸偽書尤爲易辨惜乎後世學者震於其名而皆不之察也

日經傳所引尚書之文二十五篇之中皆有之何以言其偽也曰此作偽書者剽竊經傳之文入其中耳子不見夫鐵器乎鑄者無痕而補者有痕凡經傳所引之語在三十三篇中者與上下文義皆自然相屬在二十五篇中者其上下承接皆有補綴之迹其有痕無痕至易辨也且其中有傳記所引逸書之文而剽竊之者亦有傳

記之所自言並非引書而亦剽竊之者六府三事卻缺自解經文同德度義葢宏自抒已見豈得牽帥之以入經至於除惡務本乃權謀之士所言尤不得入聖人口中也有采經傳之意而改其詞者有攸不爲臣東征刪其首句而移之伐紂可乎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改以爲予而屬之武王謬矣有采經傳之詞而失其意者周親之不如仁人謂已不私其親可也以周親屬之紂則不倫嘉謀之歸于我后臣下自相勉勵可也成王以之命





官則失言此剽竊之不能掩者也且尚書凡百篇而凡經傳所引略已盡於二十五篇之中然則其餘四十三篇有五十八篇外尚當有逸書四十二篇經傳遂無引其一語者乎是以傳記所引在三十三篇中者少在二十五篇中者多何者彼固專以裒集傳記之語成文者也即以其引傳記觀之而其僞已不能掩矣

曰三代有三代之文兩漢有兩漢之文魏晉以還文體益變二十五篇之文豈後世文人之所能贋爲此固不得

疑爲僞也曰能贋爲者多矣魏晉之世文士多好摹擬古人之文其習尚然也若夏侯湛之昆弟詣其聲音笑貌儼然尚書矣試隱其名而加以古人之名使無識之人觀之豈復有疑其僞者乎宋文彦博帥永興得褚遂良聖教序墨蹟因令子弟臨摹一本會晏僚屬乃並出二本令座客別之客皆以摹者爲眞蹟也夫書法其淺者也猶且如是況文之難知乎嗟夫管晏鶡冠諸子大率皆後人所僞撰至於昭明所選高唐風賦黃鵠怨歌之屬爲後人所擬作者尤多乃傳之日久而人遂莫不信以爲眞故凡世之以僞亂眞者惟實有學術而能文章者然後乃能辨之悠悠世俗之目其視莠莫非稷也視魚目莫非珠也烏乎其能知之昔隋牛宏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劉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坐除名然則僞造古書乃昔人之常事使不遇訟之者則至今必奉爲聖人之言矣古今之如此者豈可勝道特難爲不學

而耳食者言耳縱使梅賾果嘗奏上此書尚不可據爲實況並無此事乎此所關於聖人之政事言行者非小故余不辭尤謫而考辨之

古文尚書辨僞卷之一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集前人論尚書眞僞

二十五篇之僞非述一人之私言也古人固已有之蓋唐儒疑而未言宋儒言而未決至南宋之末趙氏始決言其僞自是以後言者益多但世之學者咸篤志於舉業不深考耳今略載其一二於左

韓子進平淮西碑表云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

之盤庚周之五誥

進學解云周誥殷盤詰曲聱牙

按於夏不稱禹謨而稱禹貢於殷周不稱湯誥武成而反稱盤庚五誥則是其文淺陋平弱韓子固已疑之但未形於文耳

朱子語錄云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來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因說書云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又云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按朱子此語則是明以二十五篇爲僞撰矣惜其但與門人言之未嘗自爲書傳盡廢其僞而獨存其眞也

吳氏曰伏生傳於既耄之時而安國爲隸古定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古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爲二體乎其亦難言矣

又論泰誓云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王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誼當時之本文也

九峰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塵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

又跋牧誓篇後云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相表裏眞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爲全書乎

按吳蔡兩先生所辨明矣既以文體不同別之復以義理有乖駁之後學復何疑焉惟口授之說原無其事說已詳前卷眞僞源流通考中

陳直齋書錄解題云南塘書說三卷趙汝談撰疑古文非眞者五條朱文公嘗疑之而未若此之決也

按吳蔡於此皆不能以無疑然終未敢決言其僞豈非久假難歸極重難返雖賢者亦不免游移其間乎乃趙氏獨直斥爲僞撰非有大過人之識安能如是惜余未得見其書也

近世以來斥其僞者尤多若梅顧朱李諸先生咸有論著惜余學淺居僻未見梅未二君之書僅於李臣來古文尚書考中見其一斑也今載顧李兩家之說於左

顧寧人論泰誓云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讎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間人之僞撰者邪吳氏蔡氏蓋已見及乎此特以註家之體未敢直言其僞耳

李臣來古文尚書考云古文尚書凡今文所無者如出一手

蓋漢魏人贋作朱子亦嘗疑之而卒尊之而不敢廢者以人心道心數語爲帝王傳授心法而宋以來理學諸儒所宗仰之者也余友萬編修云卽此數言可證其贋危微二語出於荀子而荀子又得之於道經非尚書語也梅鷟嘗言之矣余覆考之蓋荀子解蔽篇言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之危其樂濞側養一之微樂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之論危微者如此而引道經以爲證則尚書必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語何也荀子爲李斯之師其所著書在詩書未燔之前荀子凡引詩書並稱詩云書云而此獨稱道經曰則秦火之前荀子所見之尚書無危微語也楊倞勉强遷就註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者蓋有道之經不知漢以前從未嘗稱易詩書春秋爲經論語孟子所引亦無經字且孔孟爲儒家而黃老爲道家自戰國至漢無異辭道家之書則曰經如老子道德經莊子南華經列子冲虛經關尹子文始經皆是道經之非尚書也明矣經解出於戴記未必爲孔子之言

然通篇無經字其經目則漢儒所署耳孝經亦漢人鈔撮聖賢緒言爲之不然不應漢以前無一人語及之也至漢武帝始設五經博士蓋漢初尚黃老儒者慕焉因亦效道家者流各尊其所治之書爲經自稱曰經師此如龐蘊語錄惟僧人稱之而宋儒弟子之無識者亦錄其師之言名以語錄焉耳其在秦以前未聞稱易詩書春秋爲經也知危微之語出於道經而非出於尚書然後知古文尚書之贋較然明白或謂孔壁之書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故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班固漢人其言不可據乎曰班說是也然司馬遷所引者安國所得於壁中之眞古文尚書非今所有之古文尚書也秀水朱氏彝尊嘗考之矣史記中五帝本紀引二典夏本紀引禹貢皐陶謨益稷甘誓殷本紀引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周本紀引牧誓甫刑魯世家引金縢無逸費誓燕世家引君奭宋世家引微子洪範皆今文尚書所有不足爲據其所引爲古文所有而今文所無者惟殷本紀所引湯誥周本紀所引泰誓二篇而已然其辭

皆與今所傳古文尚書絶不相類蓋安國所得壁中古文信有其書而特非今世所行之古文尚書也司馬遷親問故於安國而所引之辭絶不類則今之古文尚書復何所恃以取信於天下也哉然則尚書之所謂可信者皆其可疑者也

按百餘年以來讀書有卓識者無過於顧寧人先生所推爲博學者無過於李巨來先生而皆以孔氏經傳爲僞則此二十五篇之非安國古文明矣惟巨來稱安國所得壁中古文信有其書而特非今書所引之古文尚書者考之尚有未詳蓋安國壁中之古文卽今三十三篇之書與今文篇數同而文字互異前卷固已詳言之矣司馬氏所引班氏所稱皆此也此外十六篇則所謂尚書逸篇者是也但今文亡於永嘉而人遂誤以三十三篇爲今文耳非別有古文而今亡之也故今補而正之

## 李巨來書古文尚書寃詞後補說

毛西河有古文尚書寃詞以二十五篇爲非僞此書未見巨

來作此辨之深是以糾世人之惑今摘錄之於此然其
中亦尚有未盡未周者故復補其未備附錄於後

余少時讀尚書正義考古文授受引晉書云晉太保鄭冲授
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考
之晉書絶無其語不知正義何所據也按晉書鄭冲本傳止
云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而已並未有古文之說又
稱冲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書名曰
論語集解奏之魏朝未聞有經學授之何人又冲仕魏至司
空司徒常道鄉公卽位拜太保位三司上封壽光侯而阿附
司馬昭比炎篡位冲實奉禪策拜太傅進爵爲公視孔光張
禹之罪又有甚焉此輩經術又安用哉況蘇愉臧曹梅賾晉
書並無其人惟梁柳附見皇甫謐傳亦止言其作郡並無得
古文尚書之事毛西河氏作古文尚書寃詞亦據正義引晉
書皇甫謐傳云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
世紀中多載其語則謐傳並無之毛氏乃引晁公武十八家
晉書爲辭按唐書藝文志唐初晉書雖有七家御製書出餘

必稱名正義所引未稱某人晉書必御製晉書矣且御製晉書成於貞觀而唐書儒學傳謂尚書正義永徽中于志寧等校正始布天下則正義自當引御製晉書不當他引也毛氏爲古文尚書稱冤大聲疾呼著書立說而所引疎濶與孔氏正義無異安足以傳信後世而箝天下之口也哉

按毛氏以十八家晉書爲解不過强詞奪理而已假使他晉書果有之貞觀晉書必無刪之之理聖經顯晦天下之大事也數百年亡軼之書一旦忽出豈容略而不言修晉書者與孔氏之書無仇也何爲處處皆削其文況當時方崇奉此書以爲眞乃無故削其文尤不近於情理然則是他晉書原無此語故貞觀晉書亦不能鑿空而增此文也此蓋僞爲書者假設此言以欺當世孔氏道聽塗說而未及覆核耳不必曲爲之說也毛氏乃欲以想當然之說定古書之眞僞謬矣巨來此辨深足以正世人之惑故今補而論之

考晉時著書之富無若皇甫謐者嘗因正義所引辜連梁柳

即疑古文爲謚所作後得梅鷟尚書考異觀之所見多相合者其序文則直指古文尚書爲謚作以授梁柳其別有所據耶抑亦因謚傳及梁柳而臆揣之耶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古文之作自謚可信十之六七矣

按巨來以二十五篇爲僞是也惟從梅氏以爲皇甫謚作尚恐未然謚所著書雖多荒謬然或采摘太雜及附會以已意則有之矣若公然撰僞經以欺世則謚尚未至是且謚所著帝王世紀湯之後有外丙仲壬兩代與孟子史記台而僞傳釋伊訓篇云湯崩踰月太甲卽位與謚說正相反其非謚所著明甚梅氏但因僞書僞傳多采世紀之文遂猜度之以爲謚作誤矣故今正之

吾友方靈皐謂漢以來文章具在孰能贋爲之者不知後人特未嘗摹經而自作文字故不相似耳劉原父嘗補作禮經三義雜之戴記有過之無不及況搜集羣書徵引尚書原文不能辨其子優孟爲叔敖衣冠楚王不得不愛也

按謂摹經所以似經固也然特其貌似貌之一二分似耳究之不脫當時風氣試取其書讀之文勢則多雜排偶句法則率經煅煉名言淺語間出錯陳與三十三篇毫不相類一望而知爲晉以後人之筆以之欺世俗之人則有餘以之入知文者之目則固不能掩也猶之乎蘇子瞻市豬於金華中道而逸買豬代之而客猶贊其美使其遇陸鴻漸必不至以江水爲潛水也

又按自漢下逮魏晉言古文尚書者衆口如一無可以假借者故毛方兩家雖極力崇奉僞書而皆毫無證據其失不待言矣惟唐貞觀中所纂晉書內二語頗足惑世然其誤亦顯然易見毛方雖皆未之及然世人讀書粗心浮氣者多恐數百年後復有以此獻疑者故附辨之如左

晉書荀崧傳中記簡省博士事內云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似當晉時已有此僞書者然按傳中所載春秋左傳二家易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各一家加以尚書二家當爲博士十人何以但云九人前後不符其爲誤衍孔氏一

家無疑且考職官志稱晉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江左減爲九人魏既未嘗以孔傳列學官矣晉安得而有之而隋書亦稱齊建武中孔傳始列國學合觀諸書孔氏之文之爲誤衍不待問者益今之晉書乃唐人采七家晉書而纂錄之者鄭氏本傳古文尚書有古文尚書之文而當唐初人皆指僞孔氏經傳爲古文纂晉書者因惧以所稱古文尚書者爲孔氏僞書遂於鄭氏之外別出孔氏之文以致其數不相合耳且尚書非古文則今文非今文則古文今乃云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然則鄭氏者今文耶古文耶益隋唐間學者專尚詞賦不甚通於經術而唐初承大亂之後延臣之有學問者少故不敢定馬鄭之爲古文今文謂爲今文則永嘉之亂今文已亡謂爲古文則又別有五十八篇僞孔氏之經傳與鄭互異故不得已而爲是兩可騎墻之語耳大抵古來自修之史多佳詞臣共修者多不佳自修者必有其所見其平日亦必詳考之否則恐有舛誤貽譏後世故佳者多史記兩漢南北史

等書是也詞臣共修之書則多以官使之未必皆有學術其平日亦未嘗留心於此而又不專其事卽有抵捂莫適任咎故佳者少是以伏生之書本屬壁中所藏而隋書稱伏生口授二十八篇杜林本傳孔氏古文尚書而隋書稱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皆習於世俗流傳之語而未嘗取史漢諸書核正其是非耳蓋凡古來詞臣共修之書多不可據如此劉知幾史通言之詳矣隋書晉書皆唐初人所纂復何怪乎荀崧傳中之誤衍此文也



## 堯典分出舜典考辨

今世所傳尚書首有堯典舜典兩篇堯典自曰若稽古起至帝曰欽哉止舜典自曰若稽古起至陟方乃死止習舉業者幼而讀之以爲古文尚書果如是矣不知此乃唐孔穎達所改之本自隋以前尚書原文本係一篇而無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但學者皆爲舉業計不考之古非惟不知孰爲古文孰爲今文甚至並不知有古文今文之名者況能知舜典之爲後人所分乎

余於唐虞考信錄固已辨之今因詳考古文尚書眞僞復纔陳其本末是非如左

一伏生所傳今文尚書通爲堯典並不別分舜典。今文尚書凡二十八篇（篇目詳見古文尚書源流眞僞考中）首爲堯典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帝曰欽哉即繼以愼徵五典云云至陟方乃死止不惟不分兩篇亦無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則是戰國西漢以來通爲堯典矣

一孔安國所傳古文尚書亦通爲堯典別有舜典篇而非自堯典分出者。古文尚書於二十八篇外得多十六篇篇目已見古文眞僞考中）內有舜典一篇而堯典篇帝曰欽哉之下仍繼以愼徵五典云云至陟方乃死止其十六篇學者罕所誦習馬融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者也其後鄭康成注尚書分盤庚爲三篇分顧命後章爲康王之誥而堯典未嘗分則是東漢魏晉以來亦通爲堯典矣

一東晉以後僞古文尚書出於二十八篇外多禹大謨等二十五篇（篇目已見古文眞僞考中）分出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四篇

而無舜典或云舜典缺也或云慎徵五典以下當爲舜典自是始有分毫典爲舜典之說然尚未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也

一據正義稱齊建武中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古文尚書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在慎徵五典之前方興以故其書不行於世或云協于帝下復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十六字正義兩載其說不能詳也

一隋開皇時購求遺書有人稱得方興之二十八字者因而漸行於世及唐初孔穎達作尚書正義遂定以爲舜典之首冠於愼徵五典之前由是堯典一篇分以爲二

唐宋學者不究其始靡然從之然以經文考之乖謬累累顯然可見故歷辨之如左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按堯舜之事既分二典則堯之事皆當載之於堯典中
況自師錫帝以後至受終于文祖皆記堯舉舜之事事
相承文相貫也若至帝曰欽哉而止非惟其事未畢而
其文亦未完何得遽割其下文而屬之舜典致文有首
而無尾而堯亦有始而無終天下寧有如是不通之史
官乎然則愼徽五典以後仍當爲堯典不得爲舜典明
矣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



德弗嗣

按堯典首有曰若稽古帝堯故其後皆以帝稱堯而不
斥言堯今舜典首亦有曰若稽古帝舜則其後文亦當
以帝稱舜而不斥言舜今反稱堯爲帝而稱舜以名經
傳中有如是之文理邪春秋於諸侯之事皆書某國書
其君爲某侯獨於魯則書曰我於魯君則書曰公何者
春秋魯史也若晉之乘楚之檮杌則必書晉楚爲我晉
楚之君爲公爲王而書魯爲魯君爲魯侯明矣豈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舜典中而以帝稱堯而以舜稱舜者哉然則此爲堯典中語而非舜典之文明矣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按堯至是始殂落則以前之事皆當屬之堯典且既名爲舜典篇首又有曰若稽古帝舜之文所謂帝乃殂落者堯乎舜乎史冊如此將何以傳信於後世乎此乃君臣大義所關非小小者可比不知向來諸儒何以相沿而不覺也○前章稱舜以名猶曰堯尚在也今則堯已崩矣何以猶稱舜而不稱爲帝然則此篇之爲堯典而非舜典明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按此後舜命九官之文皆稱舜爲帝何者堯已殂落稱帝無所嫌也然命官之首仍稱舜以冠之者何居蓋此篇堯典也故於舜必別白言之然後其文始明故此文

之先冠以舜曰猶堯典首之先冠以曰若稽古帝堯也有曰若一語則後文之稱帝皆舜矣有舜曰之文則後文之稱帝皆舜矣古人之文謹嚴如此而後人猶亂之可傷也夫○前章稱舜猶曰堯崩初也此則堯崩久矣何以仍冠以舜然則此篇之爲堯典而非舜典明矣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按前章命官之文既稱舜爲帝矣此何以又別白而稱爲舜堯之殂落稱爲帝何以舜之陟獨稱爲舜也且堯殂落之後備言百姓四海哀慕之誠舜之功德不亞於堯何以絶無一言及之而但追述其徵庸在位之年意何居焉蓋此篇堯典也舜則位後固當以帝稱之若敘舜之始終則必別白以舜稱之始與文體相稱且堯功德之隆惟在舉舜故於篇終備記舜徵庸在位之年以著舜之終始而後堯之功始全若百姓四海之哀慕舜固當於舜典中言之不必載於堯典也然則此篇之爲堯典而非舜典明矣

然此兩篇之當爲一篇不待細考經文而後知也孟子固言之矣萬章篇云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今此文乃在舜典中然則自戰國以前孔門所傳之尚書固通爲堯典一篇不分舜典矣

卽二十八字之僞亦不必細考經文而後知也梁武帝固已斥之矣武帝云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然則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必非舜典之文明矣

曰然則何以至隋唐而分爲兩篇而增此二十八字也曰魏晉以後南北分王國尚戰爭士競詩賦罕有以經學爲事者以故僞者得以亂眞至隋天下歸於一始欲振興文教於是牛宏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然經學之荒已久朝廷諸臣無復有學識能辨眞僞者是以劉炫僞造古書連山易魯史記等百有餘卷朝廷莫敢以爲僞也遂信之而賞之其後爲人所訟始知其僞然後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死除名而黜其書而僞古文孝經亦開皇十四年王邵等所傳播當時亦皆以爲眞也逮唐始有覺其僞者（事並見前卷尚書眞僞考中）是知隋世士大夫妄信僞書乃其常事況此文僅二十八字尤不足爲異矣顯達原無學術故妄取而載之而唐時最重詩賦進士之科輕視明經應明經舉者不過遵功令取科第而已誰復知考其本末者至宋沿習日久益視以爲固然雖大儒亦不復異議遂使聖人之經爲後人所雜亂良可惜也良可歎也



## 讀僞古文尚書黏簽標記

大名崔邁德皐隨筆

余弟邁著有古文尚書考及訥庵筆談其駁孔氏經傳之僞較顧李兩先生之說尤詳但筆談已摘載於考信錄中而尚書考中所徵之書所持之論則余源流眞僞通考中已悉備之不必複述此外復有於僞尚書各篇中簽出字句所本及勦襲而失其意與措語之不當者雖若細碎然皆足資考證不忍盡棄因復附錄於此

大禹謨

舍己從人語自孟子來

帝德廣運語本呂覽

左傳文七年卻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

僖二十四年傳文引夏書曰地平天成

莊八年莊公引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

襄二十一年臧武仲引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襄二十六年孔子引夏書曰允出茲在茲

襄二十三年孔子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帝曰來禹章。論語載堯命舜之語而此乃抄襲之卻又分作三處用他語增餘之謂人盡可欺也 論語此數句本係韻語今離而爲三使有韻者無韻

洚水警予語本孟子

左傳襄五年引夏書曰成允成功

周語內史過引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

左傳哀十八年引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於元龜

正月朔旦一節○按舜典云受終於文祖又云舜格於文祖未有言受命者命者生人之事也神宗既爲堯則禹是時安得受命於堯乎

帝初於歷山以下語本孟子而故改易之

五子之歌

周語單襄公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晉語知伯國引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左傳成十六年單子引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左傳哀六年孔子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允征

左傳襄二十一年祁奚引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

襄十四年師曠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本周禮天官小宰

左傳昭十七年大史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嚚夫

馳庶人走

昭二十三年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

必濟

昭十四年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

仲虺之誥

惟有慚德語本左傳季札語

左傳昭二十八年晉叔游云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

徒

晉人尚徘偶故二十五篇中多偶語如苗之有莠及不遜

聲色德慾慾官等語皆是三十三篇中亦間有偶語要有

多少自然氣象即比體亦不若苗之有莠語氣稚弱也

葛伯仇餉一節語本孟子而增減改易之

左傳襄十四年中行獻子引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

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　宣十二年士會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　襄三十年子皮引仲虺之志亦四句亡者句在下道作利

湯誥

周語單襄公引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邦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未嘗言書也此分作二處用

論語載湯誥一節此則離合增減而用之　簡在帝心承上帝臣不蔽而言有罪不敢赦言人之有罪湯不敢赦也此作罪當朕躬弗敢自赦失其義矣　周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伊訓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語本論語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語本孟子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學禮記語

爾惟德罔小數語即昭烈勿以善小而不爲二句語意此

負作參差對待語而其實一意乃曰罔小曰罔大遂令下句不可解

太甲上

顧諟天之明命本大學

昧爽丕顯本左傳讒鼎之銘

太甲中

坐以待旦用孟子語

予弗狎于弗順本孟子　孟子所言本一語而兩地

太甲下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語自左傳來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語學中庸

禮記文王世子引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



左傳昭十年鄭子皮引書曰欲敗度縱敗禮

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逭語本孟子

俟我后后來無罰語本孟子所引上段固同也

異耳此遂作兩處而不知孟子

太甲下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語自左傳來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語學中庸

禮記文王世子引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國以貞

咸有一德

天難諶命靡常上句詩大明篇語下句詩文王篇語

天難諶書君奭篇語

說命上

楚語白公子張謂楚王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　稟令皆自上而下之詞國語言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言不出命令也此改作臣下罔攸稟令便不通矣

若藥不瞑眩二句又見孟子

無遜言其惟不言言乃雍猶言不言則已言必和也此截

去下句而止用其惟不言不知其不成文理也　禮檀弓

子張引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　論語禮記喪服篇

皆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而此則變其語

左傳昭六年叔向引書曰聖作則

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語亦本自公

說命中

左傳襄十一年魏絳引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

患杜註止上一句爲逸書

定元年士伯曰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

說命下

入宅於河自河徂亳語本國語白公

爾交修予罔予棄語本國語白公

學記引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　又引兌命曰學

學半

禮記文王世子引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　學記引兌命

同

## 泰誓上

晉人詩文發端多從遠處說起如此篇惟天地萬物父母等語及仲虺之誥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之類皆迂遠正是晉人氣習試讀廿誓湯誓牧誓有此等語否

數紂之罪皆以後世之事想像彙集而成無論紂之罪不若是之甚而武王亦必不肯作此毫無含蓄之語至以殘害於爾萬姓句尤跋謬凡誓者皆誓已之衆也首呼友邦冢君御事庶士而誓之則所謂爾萬姓者何人也耶

族人者秦之法三代未有也罪人以族之語謬矣　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語本牧誓昏棄厥肆祀弗答

犧牲粢盛既於凶盜語本微子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粢盛既於凶盜語本微子而有改易

天佑下民至越厥志語本孟子而有改易

同德度義語本左傳昭二十四年萇宏語

貫盈二字本左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語此後世四六剪

綴字句之學也

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本王制天子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

之語

鄭語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周語亦引之

左傳襄三十一年穆叔引太誓二句同昭元年子羽亦引

之

秦誓中

播棄黎老學國語子晉語

謂已有天命本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

厥鑒惟不遠二句本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周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於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

左傳昭二十四年萇宏曰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

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成二年傳文引

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予有亂臣句又本論語

雖有周親二句本論語

天視二句本孟子

百姓有過二句本孟子

我武惟揚五句本孟子

罔或無畏數句本孟子而改易之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此武王伐商告諭商民之語言汝無畏懼乃來安集汝非與汝爲敵也而百姓由是感悅歡呼稽顙雷動故曰若崩厥角稽首此改無畏曰罔或無畏非敵曰寧執非敵語既晦澁難解又以爲誓師之語全失武王伐罪弔民之意而百姓字又與非敵截斷若崩厥角又以爲武王口中語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語更不可解註以爲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其頭角此與上下何所干涉孟子所記本明白正大作書者必欲掩其抄取之迹改易不通眞令人欲笑欲罵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語意本漢書引泰誓漢書

引泰誓云立功
立事惟以永年

泰誓下

剖賢人之心語自史記來

恭行天罰語自牧誓來

獨夫紂本孟子聞誅一夫紂矣

犬馬蔑儻孟子爲齊宣王言之也後世猶以爲譏秦誓乃

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儻無論文王怙冒西土不至

苦紂之虐卽使苦紂之虐而武王亦必不忍爲此言姦雄

篡竊之輩雖殘忍刻薄而良心未能盡喪亦不能不慚恧

於其際況武王以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乃公然告諭其下

與之殄殲乃儻此乃天下之亂首而病狂喪心者之言也

豈可以汗武王哉

左傳哀元年伍員言樹德莫如滋

殆果毅語本左傳

武成

歸馬二句本樂記　樂記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

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此去弗復乘句不知服牛乘馬

非通用也

左傳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引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左傳昭七年芊尹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肆予東征數句本孟子而改易之

惟爾有神無作神羞語俱自左傳來

受率其旅若林語自詩經來

血流漂杵語本孟子

一戎衣句語自中庸來

大賚句自論語來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自論語所重民食喪祭來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語本魯語仲尼在陳篇

王乃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四句語本魯語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及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語本左傳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語意本論語

以下諸篇並缺

古文尚書辨僞卷之二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右尚書辨僞二卷先生晚年作而卓識早定故前著考信錄絶不稱引一詞且力駁之自宋元以來論辨尚書者何啻數十家前明梅氏國朝閻氏洋洋大篇先生皆未之見由今觀之正不啻數百年間人同堂講晰先生識力所至闇與古合更有發前人所未發者履和藏先生全書久昔年在都質之尚書山陽汪公公悅之序之既出都又聞有宜興任君泰悅其書作詩嘆賞以爲大謹乃如狂至允

古文尚書辨僞跋

反不平令人一讀一起舞嗟乎是何可多得而 履和
既不能長侍汪公執弟子之儀又不獲一見任君悉
其生平何如爲可惜也僞書二十五篇人人童而習
之昔賢辨論尚未必首肯何況晚出之作衆難羣疑
固然不足怪伏思我
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皆奉
高宗純皇帝欽定刊布海內古文二十五篇之僞
朝廷早有定論非草茅[illegible]士一人一家之私言也故今
刻辨僞一書恭錄提要中論尚書三則另爲一册以
冠篇首俾閱辨僞者先敬觀此三則庶胸中目下如
離照當中羣陰開霽從此縱覽諸家大有破竹之樂
矣道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履和
謹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恭錄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論尚書三則

尚書正義二十卷

舊本題漢孔安國傳其書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於朝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等爲之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又加刋定孔傳之依託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辯至

國朝閻若璩作尚書古文疏證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據

者梅鷟尚書考異攻其注禹貢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條地名皆在安國後朱彝尊經義考攻其注書序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一條謂駒驪王朱蒙至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安國武帝時人亦不及見若璩則攻其注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乃以爲墨子所引湯誓之文案安國論語注今佚此條乃何晏集解所引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至若璩謂定從孔傳以孔穎達之故則不盡然考漢書藝文志敘古文尚書但稱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始增入一傳字以證實其事又稱今以孔氏爲正是從孔傳者乃陸德明非自穎達惟德明於舜典下注云孔氏傳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云曰若稽古帝舜

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
阮孝緒七錄亦云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
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
於王注無施也則開皇中雖增入此文尚未增入孔
傳中故德明云爾今本二十八字當爲顚達增入耳
梅賾之時去古未遠其傳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以
舊訓故釋文稱王肅亦注今文所解大與古文相類
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此雖以末爲本未免倒置
亦足見其根據古義非盡無稽矣顚達之疏晁公武
讀書志謂因梁賛魁疏廣之然顚達原序稱爲正義
者蔡大寶巢猗賛魁顧彪劉焯劉炫六家而以劉焯
劉炫最爲詳雅其書實因二劉非因賛氏公武或以
經典釋文所列義疏僅魁一家故云然與朱子語錄
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易書爲下其言良
允然名物訓故究賴之以有考亦何可輕也

古文尚書疏證八卷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字百詩太原人徙居山陽康熙已未薦舉博學鴻詞古文尚書較今文多十六篇晉魏以來絶無師說故左氏所引杜預皆注曰逸書東晉之初其書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猶與今文並立自陸德明據以作釋文孔頴達據以作正義遂與伏生二十九篇混合爲一唐以來雖疑經惑古如劉知幾之流亦以尚書一家列之史遍未言古文之僞自吳棫始有異議朱子亦稍稍疑之吳澄諸人本朱子之說相繼抉摘其僞益彰然亦未能條分縷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參考諸書證其剽竊而見聞較狹蒐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僞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條毛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百計相軋終不能以强辭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不可敗也其書初成四卷餘姚黃宗羲序之其後四卷又所次第續成若璩沒後傳寫佚其第三卷其二卷第二十八條二十九條三十條七

卷第一百二條一百八條一百九條一百十條八卷

第一百二十二條至一百二十七條皆有錄無書編

次先後亦未歸條理蓋猶草創之本其中偶爾未核

者如據正義所載鄭元書序注謂馬鄭所傳與孔傳

篇目不符其說最確至謂馬鄭注本亡於永嘉之亂

則殊不然考二家之本隋志尚皆著錄稱所注凡二

十九篇經典釋文備引之亦止二十九篇蓋去其無

師說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與伏生數合非別有

一本注孔氏書也若璩誤以鄭逸者即爲所注之逸

篇不免千慮之一失又史記漢書但有安國上古文

尚書之說並無受詔作傳之事此僞本鑿空之顯證

亦辨僞本者至要之肯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疎略其

他諸條之後往往衍及旁文動盈卷帙蓋慮所著潛

邱劄記或不傳故附見於此究爲支蔓又前卷所論

後卷往往自駁而不肯刪其前說雖仿鄭元注禮先

用魯詩後不追改之意於體例亦究屬未安然反復

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末之或先矣

古文尚書寃詞八卷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其學淹貫羣書而好爲駁辨以求勝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辭故儀禮十七篇古無異議惟章如愚山堂考索載樂史有五可疑之言後儒亦無信之者奇齡獨拾其緒論詆爲戰國之僞書古文尚書自吳棫朱子以來皆疑其僞及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奇齡又力辨以爲眞知孔安國傳中有安國以後地名必不可掩於是別遁其辭摭隋書經籍志之文以爲梅賾所上者乃孔傳而非古文尚書其古文尚書本傳習人間而賈馬諸儒未之見其目一曰總論二曰今文尚書三曰古文尚書四曰古文之寃始於朱氏五曰古文之寃成於吳氏案吳棫書禆傳在朱子稍前故朱子語錄述棫說當云始於吳氏成於朱氏此二門殊爲顚倒附識於此六曰書篇題之寃七曰書字之寃八曰書小序之寃九曰書詞之寃十曰書序之寃考隋書

經籍志云晉世祕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其敘述偶未分明故爲奇齡所假借然隋志作於尚書正義之後其時古文方盛行而云無有傳者知東晉古文非指今本且先云古文不傳而後云始得安國之傳知今本古文與安國傳俱出非即東晉之古文奇齡安得離析其文以就已說乎至若璩所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又引鄭元所注十六篇之名爲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明與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齡不以今本不合馬鄭爲僞作古文之徵反以馬鄭不合今本爲未見古文之徵亦頗巧於顛倒然考僞孔傳序未及獻者乃其傳若其經則史云安國獻之故藝文志著錄賈逵嘗校理祕書不應不見又司馬遷爲安國弟子劉歆嘗校七略班

固亦爲蘭臺令史典校藝文而遷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逸者得多十餘篇歆移太常博士書稱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書十六篇班固漢書藝文志亦稱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孔壁古文有十六篇無二十五篇鑿鑿顯證安得以晉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與且奇齡所藉口者不過以隋志稱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古文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傳實孔氏之本故馬鄭等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經典釋文所引尚可覆驗徒以修隋志時梅賾之書已行故志據後出僞本謂其不盡孔氏之書奇齡舍史記漢書不據而據唐人之誤說豈長孫無忌等所見反確於司馬遷班固劉歆乎至杜預韋昭所引逸書今見於古文者萬萬無可置辨則附會史記漢書之文謂不立學官者即謂逸書不知預注左傳皆云文見尚書某篇而逸書則皆無篇名使預

果見古文何不云逸書某某篇耶且趙岐注孟子郭璞注爾雅亦多稱尚書逸篇其中見於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學官假借矣至孟子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岐注曰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詞爾雅釗明也璞注曰逸書釗我周王亦將以爲不立學官故謂之逸書有舜典之書亡失其文耶又岐注九男二女稱逸書有舜典及逸書所載使逸書果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

古文則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稱亡失其文耶此尤舞文愈工而罅漏彌甚者矣梅賾之書行世已久其文本采掇佚經排比聯貫故其旨不悖於聖人斷無可廢之理而確非孔氏之原本則證驗多端非一手所能終掩近惠棟王懋竑等續加考證其說益明本不必再煩較論惟奇齡才辨足以移人又以衞經爲辭託名甚正使置而不錄恐人反疑其說之有憑故並存之而撮論其大旨俾知其說不過如此庶將來可

以互考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CL.
NO. 3824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